



四悟老人碧

集

卷五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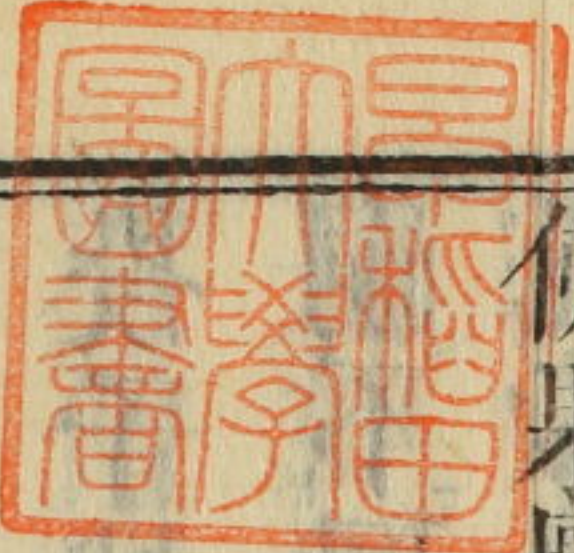
三十  
三

服部文庫  
117  
387  
3





117  
387  
3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五

秣陵遠庵吳自弘校

天界比丘性湛閱

垂示云是非交結處聖亦不能知逆順縱橫時  
佛亦不能辨為絕世超倫之士顯逸羣大士之  
能向冰凌上行劔刃上走直下如麒麟頭角似  
火裏蓮花宛見超方始知同道誰是好手者試  
舉看

舉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有恁



麼事賊不打貧兒家慣曾作客方憐客投子

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看樓打樓是賊識賊

若不問床臥焉知被底穿

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投子對他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且道是什麼時節無孔笛撞着豈拍版此謂之驗主問亦謂之心行問投子趙州諸方皆美之得逸羣之辯二老雖承嗣不同看他機鋒相投一般投子一日為趙州置茶筵相待自過蒸餅與趙州州不管投子令

行者過胡餅與趙州州禮行者三拜且道他意是如何看他盡是向根本上提此本分事為人  
有僧問如何是道答云道如何是佛答云佛又問金鎖未開時如何答云開金雞未鳴時如何答云無這箇音響鳴後如何答云各自知時投子平生問答總如此看趙州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他便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直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還他向上人始得大死底人都無佛法道理玄妙得失是非長短到這裏只恁



麼休去古人謂之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  
林是好手也須是透過那邊始得雖然如是如  
今人到這般田地早是難得或若有依倚有解  
會則沒交涉詰和尚謂之見不淨潔五祖先師  
謂之命根不斷須是大死一番却活始得浙中  
永安和尚道言鋒若差鄉關萬里直須懸崖撒  
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非常之旨人  
焉度哉趙州問意如此投子是作家亦不辜負  
他所問只是絕情絕迹不妨難會只露面前些

予所以古人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問在答  
處答在問處若非投子被趙州一問也大難酬  
對只爲他是作家漢舉着便知落處頌云

活中有眼還同死

兩不相知翻來覆去若不

蘊藉爭辯得這漢維素

藥忌何須鑿作家若

不驗過爭辯端的遇着試與一鑿又且何妨

也要問過古佛尚言曾未到賴是有伴千聖

也不傳山僧亦不知不知誰解撒塵沙卽今

也不少開眼也着合眼也着闍黎任麼舉落



活中有眼還同死雪竇是知有底人所以敢頌  
古人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雪竇道活中有眼  
還同於死漢相似具眼如同活人古人道殺盡  
死人方見活人活盡死人方見死人趙州是活  
底人故作死問驗取投子如藥性所忌之物故  
將去試驗相似所以雪竇道藥忌何須鑒作家  
此頌趙州問處後面頌投子古佛尚言曾未到  
只這大死底人却活處古佛亦不曾到天下老

和尚亦不曾到任是釋迦老子碧眼胡僧也須  
再參始得所以道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雪  
竇道不知誰解撒塵沙不見僧問長慶如何是  
善知識眼慶云有願不撒沙保福云不可更撒  
也天下老和尚據曲杲木床上行捧行喝豎拂  
敲床現神通作主宰盡是撒沙且道如何免得  
垂示云單提獨弄帶水拖泥敲喝俱行銀山鐵  
壁擬議則髑髏前見鬼尋思則黑山下打坐明  
明杲日麗天颯颯清風匝地且道古人還有諸



訛處麼試舉看

舉龐居士辭藥山這老漢作怪也山命十禪

客相送至門首也不輕他是甚麼境界也須

是識端倪底衲僧始得居士指空中雪云好

雪片片不落別處無風起浪指頭有眼這老

漢言中有響時有全禪客云落在甚麼處

也相隨來也果然上鈎來士打一掌着果然

勾賊破家全云居士也不得草草棺木裏睜

眼士云汝恁麼稱禪客闍老子未放汝在

二杓惡水潑了何止闍老子山僧這裏也不

放過全云居士作麼生麈心不改又是耍

棒這僧從頭到尾不著便士又打一掌果然

雪上加霜契棒了呈款云眼見如盲口說如

啞更有斷和句又與他讀判語雪竇別云初

問處但握雪團便打是則是賊過後張弓也

是漏逗不少雖然如是要見箭鋒相拄爭奈

落在鬼窟裏了也

龐居士參馬祖石頭兩處有頌初見石頭便問



不與萬法爲侶是什麼人聲未斷被石頭掩却  
口有個省處作頌道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  
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青山絕  
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後參馬祖又問  
不與萬法爲侶是什麼人祖云待你一口吸盡  
西江水卽向汝道士豁然大悟作頌云十方同  
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爲  
佗是作家後列刹相望所至競譽到藥山槃桓  
旣久遂辭藥山山至重佗命十人禪客相送是

時值雪下居士指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別處全  
禪客云落在什麼處士便掌全禪客旣不能行  
令居士令行一半令雖行全禪客恁麼酬對也  
不是佗不知落處各有機鋒卷舒不同然有不  
到居士處所以落他架下難出他鷲中居士打  
了更與說道理云眼見如盲口說如啞雪竇別  
前語云初問處但握雪團便打雪竇恁麼要不  
辜他問端只是機遲慶藏主道居士機如掣電  
等你握雪團到幾時和聲便應和聲打方始勦



絕雪竇自頌他打處云

雪團打雪團打

爭茶落在第二機不勞拈出

頭上漫漫脚下漫漫龐老機關沒可把往往

有人不知只恐不恁麼天上人間不自知是

什麼消息雪竇還知麼眼裏耳裏絕瀟灑箭

鋒相拄眼見如盲口說如啞瀟灑絕作麼生

向什麼處見龐老與雪竇碧眼胡僧難辨別

這麼出來向你道什麼打云闍黎道什麼二

坑埋却

雪團打雪團打龐老機關沒可把雪竇要在居

士頭上行古人以雪明一色邊事雪竇意道當

時若握雪團打時居士縱有如何機關亦難構

得雪竇自誇他打處殊不知有落節處天上人

間不自知眼裏耳裏絕瀟灑眼裏也是雪耳裏

也是雪正住在一色邊亦謂之普賢境界一色

邊事亦謂之打成一片雲門道直得盡乾坤大

地無纖毫過患猶為物轉不見一色始是半提

若要全提須知有向上一路始得到這裏須是



天用現前針劄不入不聽他人處分所以道他  
參活句不參死句古人道一句合頭語萬劫繫  
驢橛有什麼用處雪竇到此頌殺了復轉機道  
只此瀟灑絕直饒是碧眼胡僧也難辨別碧眼  
胡僧尚難辨別更教山僧說箇什麼  
垂示云定乾坤句萬世共遵擒虎兇機千聖莫  
辨直下更無纖翳全機隨處齊彰要明向上鉗  
鎚須是作家爐鞴且道從上來還有恁麼家風  
也無試舉看

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迴避不是這箇

時節劈頭劈面在什麼處山云何不向無寒

暑處去天下人尋不得藏身露影蕭何賣却

假銀城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賺殺一船人

隨他轉也一釣便上山云寒時寒殺闍黎熱

時熱殺闍黎真不掩偽曲不藏直臨崖看虎

兇特地一場愁掀翻大海踢到須彌且道洞

山在什麼處

黃龍新和尚拈云洞山袖頭打領腋下剗襟爭



柰這僧不甘如今有箇出來問黃龍且道如何  
支遣良久云安禪不必須山水滅却心頭火自  
涼諸人且道洞山圈纒落在什麼處若明辨得  
始知洞山下五位回互正偏接人不妨奇特到  
這向上境界方能如此不消安排自然恰好所  
以道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  
識隱隱猶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  
分明覲面更無真休更迷頭還認影正中來無  
中有路出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

舌才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還同火裏  
蓮宛然自有衝天氣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  
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浮山遠錄  
公以此公案爲五位之格若會得一則餘者自  
然易會巖頭道如冰上葫蘆子相似捺着便轉  
殊不消絲毫氣力曾有僧問洞山文殊普賢來  
參時如何山云趕向水牯牛羣裏去僧云和尚  
入地獄如箭山云全得佗力洞山道何不向無  
寒暑處去此是偏中正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



山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此是正中  
偏雖正却偏雖偏却圓曹洞錄中備載子細若  
是臨濟下無許多事這般公案直下便會有者  
道大好無寒暑有什麼巴鼻古人道若向劒刃  
上走則快若向情識上見則遲不見僧問翠微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待無人來向你道遂  
入園中行僧云此間無人請和尚道微指竹云  
這一竿竹得恁麼長那一竿竹得恁麼短其僧  
忽然大悟又曹山問僧恁麼熱向什麼處迴避

僧云鑊湯爐炭裏迴避山云鑊湯爐炭裏如何  
迴避僧云衆苦不能到看他家裏人自然會他  
家裏人說話雪竇用他家裏事頌出

垂手還同萬仞崖不是作家誰能辨得何處

不圓融正勅既行諸侯避道正偏何必在安

排若是安排何處有今日作麼生兩頭不涉

風行草偃水到渠成琉璃古殿照明月圓陀

陀地切忌認影且莫當頭忍俊韓獪空上階

不是這回蹉過了也逐塊作什麼打云你與



這僧同參

曹洞下有出世不出世有垂手不垂手若不出世目視雲霄若出世便灰頭土面目視雲霄卽是萬仞峯頭灰頭土面卽是垂手邊事有時灰頭土面卽在萬仞峯頭有時萬仞峯頭卽是灰頭土面其實入鄮垂手與孤峯獨立一般歸源了性與差別智無異切忌作兩機會所以道垂手還同萬仞崖直是無你湊泊處正偏何必在安排若到用時自然如此不在安排也此頌洞

山答處後面道琉璃古殿照明月忍俊韓獹空上階此正頌這僧逐言語走洞下有此石女木馬無底籃夜明珠死蛇等十八般（按作十八般）大綱只明正位如月照琉璃古殿似有圓影洞山答道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其僧一似韓獹逐塊連忙上階捉其月影相似又問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如韓獹逐塊走到階上又却不見月影韓獹乃出戰國策云韓氏之獹駿狗也中山之兎狡兎也是其犬方能尋



其免雪竇引以喻這僧也只如諸人還識洞山  
爲人處麼良久云討甚免子

舉禾山垂語云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天

下衲僧跳不出無孔鐵鏈一箇鐵橛子過此

二者是爲真過頂門上具一隻眼作什麼僧

出問如何是真過道什麼一筆勾下有一個

鐵橛子山云解打鼓鐵橛鐵蒺藜確確又問

如何是真諦道什麼兩重公案又有一箇鐵

橛子山云解打鼓鐵橛鐵蒺藜確確又問卽

心卽佛卽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道什麼這

箇墳坡堆三段不同又一箇鐵蒺藜子山云

解打鼓鐵橛鐵蒺藜確確又問向上人來時

如何接道什麼遭他第四杓惡水來也又有

一箇鐵橛子山云解打鼓鐵橛鐵蒺藜確確

且道落在什麼處朝到西天暮歸東土

禾山垂示云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過此二  
者是爲真過此一則語出寶藏論學至無學謂  
之絕學所以道淺聞深悟深聞不悟謂之絕學



一宿覺道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  
習學既盡謂之絕學無爲閑道人及至絕學方  
始與道相近直得過此二學是謂真過其僧也  
不妨明敏便拈此語問禾山山云解打鼓所謂  
言無味語無味欲明這箇公案須是向上人方  
能見此語不涉理性亦無議論處直下便會如  
桶底脫相似方是衲僧安穩處始契得祖師西  
來意所以雲門道雪峯毘毘禾山打鼓國師水  
碗趙州喫茶盡是向上拈提又問如何是真諦

山云解打鼓真諦更不立一法若是俗諦萬物  
俱備真俗無二是聖諦第一義又問卽心卽佛  
卽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山云解打鼓卽心卽  
佛卽易求若到非心非佛卽難少有人到又問  
向上人來時如何接山云解打鼓向上人卽是  
透脫灑落底人此四句語諸方以爲宗旨謂之  
禾山四打鼓只如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  
也無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云元  
正啓祚萬物咸新僧云謝師答話清云老僧今



日失利似此答話有十八般失利又僧問淨果  
大師鶴立孤松時如何果云腳底下一場懡羅  
又問雪覆千山時如何果云日出後一場懡羅  
又問會昌沙汰時護法神向什麼處去果云三  
門外兩箇漢一場懡羅諸方謂之三懡羅又保  
福問僧殿裏是什麼佛僧云和尚定當看福云  
釋迦老子僧云莫瞞人好福云却是我瞞我又  
問僧云你名什麼僧云咸澤福云或遇枯涸時  
如何僧云誰是枯涸者福云我僧云和尚莫瞞

人好福云却是我瞞我又問僧你作什麼業喫  
得恁麼大僧云和尚也不小福作躡身勢僧云  
和尚莫瞞人好福云却是我瞞我又問浴主浴  
鍋闊多少主云請和尚量看福作量勢主云和  
尚莫瞞人好福云却是我瞞我諸方謂之保福  
四瞞人又如雪峯四漆桶皆是從上宗師各出  
深妙之旨接人之機雪竇後面引一落索依雲  
門示衆頌出此公案

一拽石

寰中天子勅癩兒牽伴向上人恁麼



來二般土塞外將軍令兩箇一狀領過同病相憐發機須是千鈞若是千鈞也透不得不可輕酬豈爲死蝦蟇象骨老師曾輓也有人曾恁麼來有箇無孔鐵鎚阿誰不知爭似禾山解打鼓鐵榔子須還這老漢始得一子親得報君知雪竇也味裏見在雪上加霜你還知麼莫莽鹵也有些子儼儼侗侗甜者甜兮苦者苦謝答話錯下注脚好與二十棒喫棒得也未便打依舊黑漫漫

歸宗一日普請拽石宗問維那什麼處去維那云拽石去宗云石且從汝拽卽不得動着中心樹子木平凡有新到至先令般三轉土木平有頌示衆云東山路窄西山低新到莫辭三轉泥嗟汝在途經日久明明不曉却成迷後來有僧問云三轉內卽不問三轉外事作麼生平云鐵輪天子寰中勅僧無語平便打所以道一拽石二般土發機須是千鈞弩雪竇以千鈞之弩喻此話要見他爲人處三十斤爲一鈞一千鈞則



三萬斤若是獍龍虎狼猛獸方用此弩若是鷓鷯小可之物必不可輕發所以千鈞之弩不爲麤鼠而發機象骨老師曾輓毬卽雪峯一日見玄沙來三箇木毬一齊輓玄沙便作斫牌勢雪峯深肯之雖然總是全機大用處俱不如禾山解打鼓多少徑截只是難會所以雪竇道爭似禾山解打鼓又恐人只在話頭上作活計不知來由莽莽鹵鹵所以道報君知莫莽鹵也須是實到這般田地始得若要不要不莽鹵甜者甜兮苦

者苦雪竇雖然如是拈弄畢竟也跳不出

垂示云要道便道舉世無雙當行卽行全機不讓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疾焰過風奔流度刃拈起向上鉗鎚未免亡鋒結舌放一線道試舉看

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按著這老

漢堆山積嶽切忌向鬼窟裏作活計州云我

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果然七縱八橫

拽却漫天網還見趙州麼衲僧鼻孔曾拈得還知趙州落處麼若這裏見得便乃天上天



下唯我獨尊水到渠成風行草偃苟或未然  
老僧在你脚跟下

若向一擊便行處會去天下老和尚鼻孔一時  
穿却不奈你何自然水到渠成苟或躊躇老僧  
在你脚跟下佛法省要處言不在多語不在繁  
只如這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他却答  
道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若向語句上  
辨錯認定盤星不向語句上辨爭奈却恁麼道  
這箇公案雖難見却易會雖易會却難見難則

銀山鐵壁易則直下惺惺無你計較是非處此  
話與普化道來日大悲院裏有齋話更無兩般  
一日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  
栢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老僧不曾  
將境示人看他恁麼向極則轉不得處轉得自  
然蓋天蓋地若轉不得觸途成滯且道他有佛  
法商量也無若道他有佛法他又何曾說心說  
性說玄說妙若道他無佛法音趣他又不曾辜  
負你問頭豈不見僧問木平和尚如何是佛法



大意平云這箇冬瓜如許大又僧問古德深山  
懸崖迥絕無人處還有佛法也無古德云有僧  
云如何是深山裏佛法古德云石頭太底大小  
底小看這般公案請訛在什麼處雪竇知他落  
處故打開義路與你領出

編辟曾挨老古錐

何必搜著這老漢挨搜向

什麼處去

七斤衫重幾人知

再來不直半分

錢直得口似匾擔又却被他贏得一籌

如今

拋擲西湖裏

還雪竇手脚始得山僧也不要

下載清風付與誰

自古自今且道雪竇與他

耐唱與他下注脚一子親得

十八問中此謂之編辟問雪竇道編辟曾挨老  
古錐編辟萬法教歸一致這僧要挨搜他趙州  
州也不妨作家向轉不得處有出身之路敢開  
大口便道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雪竇  
道這箇七斤布衫能有幾人知如今拋擲西湖  
裏萬法歸一一亦不要七斤布衫亦不要一時  
拋在西湖裏雪竇住洞庭翠峰有西湖也下載



清風付與誰。此是趙州示衆。你若向北來，與你上載；你若向南來，與你下載；你若從雪峰雲居來，也是箇擔板漢。雪竇道：如此清風，堪付阿誰上載者？與你說心說性，說玄說妙，種種方便，若是下載，更無許多義理玄妙。有底擔，一擔禪到趙州處，一點也使不着。一時與他打疊教灑灑落落，無一星事。謂之悟了，還同未悟時。如今人盡作無事會，有底道無迷無悟，不要更求。只如佛未出世時，達磨未來，此土時不可不恁麼也。

用佛出世作什麼？祖師更西來作什麼？總如此有什麼干涉也？須是大徹大悟了，依舊山是山水，是水乃至一切萬法悉皆成現。方始作箇無事底人，不見龍牙道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爭鬪快龍舟，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只如趙州這箇七斤布衫話子，看他古人恁麼道，如金如玉，山僧恁麼說，諸人恁麼聽，總是上載。且道作麼生？是下載三條椽下看取。垂示云：一槌便成超凡越聖片言，可拆去縛解。



粘如水凌上行劔刃上走聲色堆裏坐聲色頭  
上行縱橫妙用則且置刹那便去時如何試舉  
看

舉鏡清問僧門外是什麼聲等閑垂一鈞不

患聾問什麼僧云雨滴聲不妨實頭也好箇

消息清云衆生顛倒迷已逐物事生也慣得

其便繞鈎搭索還他本分手脚僧云和尚作

麼生果然納敗跌轉槍來也不妨難當却把

槍頭倒刺人清云泊不迷已咄直得分疎不

撓

下僧云泊不迷已意旨如何按着這老漢逼

殺人前箭猶輕後箭深清云出身猶可易脫

體道應難養子之緣雖然如是德山臨濟向

什麼處去不喚作雨滴聲喚作什麼聲直得

分疎不下

只這裏也好薦取古人垂示一機一境要接人

一日鏡清問僧門外是什麼聲僧云雨滴聲清

云衆生顛倒迷已逐物又問門外什麼聲僧云

鶉鳩聲清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



輪又問門外什麼聲僧云蛇咬蝦蟆聲清云將  
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此語與前頭公案更無  
兩般衲僧家於這裏透得去於聲色堆裏不妨  
自由若透不得便被聲色所拘這般公案諸方  
謂之煅煉語若是煅煉只成心行不見他古人  
爲人處亦喚作透聲色一明道眼二明聲色三  
明心宗四明忘情五明展演然不妨子細爭奈  
有窠臼在鏡清恁麼問門外什麼聲僧云雨滴  
聲清却道衆生顛倒迷已逐物人皆錯會喚作

故意轉入且得沒交涉殊不知鏡清有爲人底  
手脚膽大不拘一機一境忒煞不惜眉毛鏡清  
豈不知是雨滴聲何消更問須知古人以探竿  
影草要驗這僧這僧也善挨撥便道和尚又作  
麼生直得鏡清入泥入水向他道洎不迷已其  
僧迷已逐物則故是鏡清爲什麼也迷已須知  
驗他句中便有出身處這僧太懵懂要勤絕此  
話更問道只箇洎不迷已意旨如何若是德山  
臨濟門下捧喝已行鏡清通一線道隨他打葛



藤更向他道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雖然恁  
麼古人道相續也大難他鏡清只一句便與這  
僧明脚跟下大事雪竇頌云

虛堂雨滴聲從來無間斷大家在這裏作者

難酬對果然不知山僧從來不是作者有權

有實有放有收殺活擒縱若謂曾入流刺頭

入膠盆不喚作雨滴聲喚作什麼聲依前還

不會山僧幾曾問你來這膝桶還我無孔鐵

銚來會不會兩頭坐斷兩處不分不在這兩

邊南山北山轉霧霽頭上脚下若喚作雨聲

則瞎不喚作雨聲喚作什麼聲到這裏須是

脚踏實地始得

虛堂雨滴聲作者難酬對若喚作雨聲則是迷

已逐物不喚作雨聲又如何轉物到這裏任是

作者也難酬對所以古人道見與師齊減師半

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又南院道棒下無生忍

臨機不讓師若謂曾入流依前還不會教中道

初於聞中入流忘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



不生若道是雨滴聲也不是若道不是雨滴聲也  
 也不是前頭頌兩喝與三喝作者知機變正類  
 此頌若道是入聲色之流也不是若喚作聲色  
 依前不會他意譬如以指指月月不是指會與  
 不會南山北山轉霧霽也  
 垂示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地何言哉萬物生  
 焉向四時行處可以見體於萬物生處可以見  
 用且道向什麼處見得衲僧離却言語動用行  
 住坐卧併却咽喉唇吻還辨得麼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多少人疑著千聖

跳不出漏逗不少門云六不收斬釘截鐵八

角磨盤空裏走靈龜曳尾未分時薦得

已是第一頭朕兆已生後薦得又落第二首

若更向言語上辨得且喜沒交涉

雲門道六不收直是難構若向朕兆未分時構  
 得已是第二頭若向朕兆已生後薦得又落第  
 三首若向言句上辨明卒模索不着且畢竟以  
 何為法身若是作家底聊聞舉着剔起便行苟



或佇思停機伏聽處分太原孚上座本爲講師  
一日登座講次說法身云豎窮三際橫亘十方  
有一禪客在座下聞之失笑孚下座云某甲適  
來有甚短處願禪者爲說看禪者云座主只講  
得法身量邊事不見法身孚云畢竟如何卽是  
禪者云可暫罷講於靜室中坐必得自見孚如  
其言一夜靜坐忽聞打五更鍾忽然大悟遂敲  
禪者門云我會也禪者云你試道看孚云我從  
今日去更不將父母所生鼻孔扭捏也又教中

道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又  
僧問夾山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相如何是  
法眼山云法眼無瑕雲門道六不收此公案有  
者道只是六根六塵六識此六皆從法身生六  
根收他不得若恁麼情解且得沒交涉更帶累  
雲門要見便見無你穿鑿處不見教中道是法  
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他答話多惹入情解所  
以一句中須具三句更不辜你問頭應時應節  
一言一句一點一畫不妨有出身處所以道一



句透千句萬句一時透且道是法身是祖師放  
你三十棒雪竇頌云

非一二三四五六周而復始滴水滴凍費許多

工夫作什麼碧眼胡僧數不足三生六十劫

達磨何曾夢見闍黎為什麼知而故犯少林

謾道付神光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從頭來已

錯了也卷衣又說歸天竺賺殺一船人懺懺

不似天竺茫茫無處尋在什麼處始是太平

如今在什麼處夜來却對乳峰宿刺破你眼

晴也是無風起浪且道是法身是佛身放

二十棒

雪竇善能於無縫罅處出眼目頌出教人見雲

門道六不收雪竇為什麼却道一二三四五六

直是碧眼胡僧也數不足所以道只許老胡知

不許老胡會須是還他屋裏兒孫始得適來道

一言一句應時應節若透得去方知道不在言

句中其或未然不免作情解五祖老師道釋迦

牟尼佛下賤客作兒庭前栢樹子一二三四五



若向雲門言句下諦當見得相次到這境界少林謾道付神光二祖始名神光及至後來又道歸天竺達磨葬於熊耳山之下時宋雲奉使西歸在西嶺見達磨手携隻履歸西天去使回奏聖開墳惟見遺下一隻履雪竇道其實此事作麼生分付既無分付卷衣又說歸天竺且道爲什麼此土却有二三遍相恁麼傳來這裏不妨誑訛也須是搆得始可入作天竺茫茫無處尋夜來却對乳峯宿且道卽今在什麼處師便打

云晴

舉王太傅入招慶煎茶

作家相聚須有奇特

等閑無事大家著一隻眼惹禍來也 特朗上

座與明招把鉢

一火弄泥團漢不會煎茶帶

累別人朗翻却茶鉢 事生也果然太傅見問

上座茶爐下是什麼

果然禍事 朗云捧爐神

果然中他箭了也不妨奇特 太傅云既是捧

爐神爲什麼翻却茶鉢

何不與他本分草料

事生也 朗云仕官千日失在一朝 錯指注是



什麼語話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太傅拂袖便  
 去灼然作家許他具一隻眼明招云朗上座  
 喫却招慶飯了却去江外打野榧更與二十  
 棒這獨眼龍只具一隻眼也須是明人點破  
 始得朗云和尚作麼生撥着也好與一撥終  
 不作這般死郎當見解招云非人得其便果  
 然只具一隻眼道得一半一手擡一手擡雪  
 竇云當時但踏倒茶爐爭奈賊過後張弓雖  
 然如是也未稱德山門下客一等是潑郎潑

賴就中奇特

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王太傅知泉州人  
 參招慶一日因入寺時朗上座煎茶次翻却茶  
 鉢太傅也是箇作家纔見他翻却茶鉢便問上  
 座茶爐下是什麼朗云捧爐神不妨言中有響  
 爭奈首尾相違失却宗旨傷鋒犯手不惟辜負  
 自己亦且觸忤他人這箇雖是無得失底事若  
 拈起來依舊有親疎有皂白若論此事不在言  
 句上却要向言句上辨箇活處所以道他參活



句不參死句據朗上座恁麼道如狂狗逐塊太  
傳拂袖便去似不肯他明招云朗上座喫却招  
慶飯了却去江外打野樵野樵卽是荒野中火  
燒底木樵謂之野樵用明朗上座不向正處行  
却向外邊走朗授云和尚又作麼生招云非人  
得其便明招自然有出身處亦不辜負他所問  
所以道俊狗咬人不露牙馮山喆和尚云王太  
傳大似相如奪璧直得鬚鬢衝冠蓋明招忍俊  
不禁難逢其便大馮若作朗上座見他太傳拂

袖便行放下茶鉢呵呵大笑何故見之不取千  
載難逢不見寶壽問胡釘鉸云久聞胡釘鉸莫  
便是否胡云是壽云還釘得虛空麼胡云請師  
打破將來壽便打胡不肯壽云異日自有多口  
阿師爲你點破在胡後見趙州舉似前話州云  
你因什麼被他打胡云不知過在什麼處州云  
只這一縫尚不奈何更教他打虛空來胡便休  
去州代云且釘這一縫胡於是有省京兆米七  
師行脚歸有老宿問云月夜斷井索人皆喚作



蛇未審七師見佛時喚作什麼七師云若有所見卽同衆生老宿云也是千年桃核忠國師問紫璘供奉聞說供奉解註思益經思益經是法華是否奉云是師云凡當註經須解佛意始得奉云若不會意爭敢言註經師遂令侍者將一碗水七粒米一隻筴在碗上送與供奉問云是什麼義奉云不會師云老僧意尚不會更說甚佛意王太傅與明上座如此話會不一雪竇末後却道當時但與踏倒茶爐明招雖是如此終不如雪竇雪峰

在洞山會下作飯頭一日淘米次山問作什麼峰云淘米山云淘米去沙淘沙去米峰云沙米一時去山云大衆喫箇什麼峰便覆却盆山云子因緣不在此雖然恁麼爭似雪竇云當時但踏倒茶爐踏倒一等是什麼時節到他用處自然騰今煥古有活脫處頌云

來問若成風箭不虛發偶爾成文不妨要妙  
應機非善巧弄泥團漢有什麼限方木逗圓

孔不妨撞着作家堪悲獨眼龍只具一隻眼



只得一板曾未呈牙爪也無牙爪可呈說什  
麼牙爪也不得欺他牙爪開你還見麼雪竇  
却較此子若有恁麼手脚踏倒茶爐生雲雷  
盡大地人一時喫棒天下衲僧無著身處早  
天霹靂逆水之波經幾回七十二棒翻成一

百五十一  
來問若成風應機非善巧太傅問處似運斤成  
風此出莊子郢人泥壁餘一小竅遂圓泥擲補  
之時有少泥落在鼻端傍有匠者云公補竅甚

巧我運斤爲你取鼻端泥其鼻端泥若蠅子翼  
使匠者斲之匠者運斤成風而斲之盡其泥而  
不傷鼻郢人立不失容所謂一俱巧妙朗上座  
雖應其機語無善巧所以雪竇道來問若成風  
應機非善巧堪悲獨眼龍曾未呈牙爪明招道  
得太奇特爭奈未有拏雲攫霧底爪牙雪竇  
傍不肯忍俊不禁代他出氣雪竇暗去合他意  
自頌他踏倒茶爐語牙爪開生雲雷逆水之波  
經幾回雲門道不望你有逆水之波但有順水



之意亦得所以道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朗上  
座與明招語句似死若要見活處但看雪竇踏  
倒茶爐心外不立

垂示云七穿八穴攬鼓奪旗百匝千重瞻前顧  
後踞虎頭收虎尾未是作家牛頭沒馬頭回亦  
未為奇特且道過量底人來時如何試舉看  
舉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為食不  
妨縱橫自在在此問太高生你合只自知何必  
更問 峯云待汝出網來向汝道減人多少聲

價作家宗師天然自在 聖云一千五百人善

知識話頭也不識迅雷霹靂可煞驚羣一任

躡跳 峯云老僧住持事繁不在勝負放過一

着此語最毒

雪峯三聖雖然一出一入一挨一撥未分勝負  
在且道這二尊宿具什麼眼目三聖自臨濟受  
訣徧歷諸方皆以高賓待之看他致箇問端多  
少人摸索不着且不涉理性佛法却問道透網  
金鱗以何為食且道他意作麼生透網金鱗尋



常既不食他香餌不知以什麼爲食雪峯是作家匹似閑只以一二分酬他却向他道待汝出網來向汝道汾陽謂之呈解問洞下謂之借事問須是超倫絕類得大受用頂門有眼方謂之透網金鱗爭奈雪峯是作家不妨減人聲價却云待汝出網來向汝道看他兩家把定封疆壁立萬仞若不是三聖只此一句便去不得爭奈三聖亦是作家方解向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雪峯却道老僧住持事繁此語

得恁麼頑慢他作家相見一擒一縱逢強卽弱遇賤卽貴你若作勝負會未夢見雪峯在看他二人最初孤危峭峻末後二俱死郎當且道還有得失勝負麼他作家酬唱必不如此三聖在臨濟作院主臨濟遷化垂示云吾去後不得滅吾正法眼藏三聖出云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濟云已後有人問你作麼生三聖便唱濟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三聖便禮拜他是臨濟真子方敢如此酬唱雪竇末後只



頌透網金鱗顯他作家相見處頌云

透網金鱗千兵易得一將難求何似生千聖

不奈何休云滯水向他雲外立活潑潑地且

莫鈍置好搥乾蕩坤作家作家未是他奇特

處放出又何妨振鬣擺尾誰敢辨端倪做得

個伎倆賣弄出來不妨驚羣千尺鯨噴洪浪

飛轉過那邊去不妨奇特盡大地人一口吞

盡一聲雷震清颯起有眼有耳如聾如盲誰

不悚然清颯起在什麼處咄天上人間知幾

幾雲峯半把陣頭三聖牢把陣脚散土撒沙

作什麼打云你在什麼處

透網金鱗休云滯水五祖道只此一句頌了也

既是透網金鱗豈居滯水必在洪波浩渺白浪

滔天處且道二六時中以何為食諸人且向三

條椽下七尺單前試定當看雪竇道此事隨分

拈弄如金鱗之類振鬣擺尾時直得乾坤動搖

千尺鯨噴洪浪飛此頌三聖道一千五百人善

知識話頭也不識如鯨噴洪浪相似一聲雷震



清颯起頌雪峯道老僧住持事繁如一聲雷震  
清颯起相似大綱頌他兩箇俱是作家清颯起  
天上人間知幾幾且道這一句落在什麼處颯  
者風也當清颯起時天上人間能有幾人知  
垂示云度越階級超絕方便機機相應句句相  
投儻非入大解脫門得大解脫用何以權衡佛  
祖龜鑑宗乘且道當機直截逆順縱橫如何道  
得出身句試請舉看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塵塵三昧天下衲僧盡

在 這裏作窠窟滿口念霜撒沙撒土作什麼

門云鉢裏飯桶裏水布袋裏盛錘金沙混雜

將錯就錯含元殿裏不問長安

還定當得麼若定當得雲門鼻孔在諸人手裏  
若定當不得諸人鼻孔在雲門手裏雲門有斬  
釘截鐵句此一句中具三句有底問着便道鉢  
裏飯粒粒皆圓桶裏水滴滴皆濕若恁麼會且  
不見雲門端的爲人處頌云

鉢裏飯桶裏水露也撒沙撒土作什麼漱口



馬本自打

五石岩集卷之三

三四

三、年始得、多口阿師難下、縮却舌頭識法

者懼爲什麼却恁麼舉、北斗南星位不殊喚

東作西作什麼坐立儼然長者長法身短者

短法身白浪滔天平地起、脚下深數丈實主

互換驀然在你頭上你又作麼生打、擬不擬

蒼天蒼天咄、說什麼更添怨苦箇箇

無視長者子、即當不少傍觀者啞

雪竇前面頌雲門對一說話道對一說太孤絕

無孔鐵鎚重下揆後面又頌馬祖離四句絕百

一本無打字

非話道藏頭白海頭黑明眼衲僧會不得若於

此公案透得便見這箇頌雪竇當頭便道鉢裏

飯桶裏水言中有響句裏呈機多口阿師難下

觜隨後便與你下注脚也你若向這裏要求玄

妙道理計較轉難下觜雪竇只到這裏也得他

愛恁麼頭上先把定恐衆中有具眼者覷破也

到後面須放過一着俯爲初機打開頌出教人

見北斗依舊在北南星依舊只在南所以道北

斗南星位不殊白浪滔天平地起忽然平地上

五石岩集卷之三

三五



起波瀾又作麼生若向事上覷則易若向意根  
下尋卒摸索不着這箇如鐵櫛子相似擺撥不  
得挿嘴不得你若擬議欲會而不會止而不止  
亂呈襟袋正是箇箇無視長者子寒山詩道六  
極常嬰苦九維徒自論有才遺草澤無勢閉蓬  
門日上巖猶暗煙消谷尚昏其中長者子箇箇  
總無視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五

浙江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貲刻此  
碧岩集卷第五計字二千四十八個  
該銀八兩八錢四分  
順治十年五月

日般若堂識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碧巖集卷第五校譌

第二紙十五行永安和本作永光言鋒第三紙和本作言鋒或作言峰共非也

三行頌云下和本並元本有度所留反匿也五字十三行相似下和本有何曾死死中五字元

本同第四紙七行敲喝一本作敲唱十二行甚今本本及元第六紙五本行作什麼十五行甚麼和本及元第十紙元本有獵龍都切通本作什麼第六紙本同今本十行處云下和本有穀古豆切張弓弩也古滿也十一

字元本有驚丘候切鳥子生補者九字第七紙八行物轉和本作第十紙元本有獵龍都切通轉句元本同今本第十二紙元本有獵龍都切通作盧第十一紙九行其犬和本作第十二紙元本有獵龍都切通

七字第十一紙其獵元本同今本第十二紙元本有獵龍都切通

植坂和本並元本作坵坂十一第二十四紙行習學和本並元本作即學

行習學和本並元本作即學



且得和本作且喜元本同今本八行 第二十七

不辜下和本有負字元本同今本 第二十八紙七行

紙初行奇特下和本並元本 第二十九紙五他行

下和本有破字元本同今本 第三十紙騰元

十四行師送元本師送 第三十一紙難求元本作難來

本作 第三十二紙十一行難求元本作難來

驚 第三十三紙十一行難求元本作難來

本本 第三十四紙十一行難求元本作難來

今本 第三十五紙十一行難求元本作難來

本本 第三十六紙十一行難求元本作難來

第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六

秣陵遠庵吳自弘校

天界比丘性湛閱

垂示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不落階級又無摸

索且道放行卽是把住卽是到這裏若有一絲

毫解路猶滯言詮尚拘機境盡是依草附木直

饒便到獨脫處未免萬里望鄉關還構得麼若

未構得且只理會箇現成公案試舉看

舉雪峰住庵時有兩僧來禮拜作什麼了狀



領過峰見來以手托庵門放身出云是什麼

鬼眼睛無孔笛子擎頭戴角泥彈子僧亦云是什麼

裏有刺如龍無足似蛇有角就中難為掛置峰低頭歸庵爛泥

僧後到巖頭也須是問過始得同道方知頭

問甚麼處來也須是作家始得這漢徃徃納

敗闕若不是同參海平於過僧云嶺南來傳

得甚麼消息來也須是通箇消息還見雪峰

麼頭云曾到雪峰麼勘破了多時不可道不

到僧云曾到實頭人難得打作兩槩頭云有

何言句便恁麼去也僧舉前話便恁麼去也

重重納敗闕頭云他道甚麼好劈口便打失

却鼻孔也僧云他無語低頭歸庵又納敗

闕你且道他是甚麼頭云噫我當初悔不向

他道末後句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若向伊道

天下人不奈雪老何癩兒牽伴不必須彌也

須粉碎且道他圈續在甚麼處僧至夏末再

舉前話請益已是不惺惺正賊去了多時賊

自丁丑年集卷之二



過後張子頭云何不早問好與掀倒禪床過

也僧云未敢容易這棒本是這僧與穿却鼻

孔停囚長智已是兩重公案頭云雪峰雖與

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漫天網地要識末

後句只這是賺殺一船人我也不信泊乎分

疎不下

大凡扶豎宗教須是辨箇當機知進退是非明  
殺活擒縱若忽眼目迷黎麻羅到處逢問便問  
逢答便答殊不知鼻孔在別人手裏只如雪峰

巖頭同參德山此僧參雪峰見解只到恁麼處  
及乎見巖頭亦不曾成得一事虛煩他二老宿  
一問一答一擒一縱直至如今天下人成節角  
誦訛分疎不下且道節角誦訛在甚麼處雪峰  
雖遍歷諸方末後於鰲山店巖頭因而激之方  
得勦絕大徹巖頭後值沙汰於湖邊作渡子兩  
畔各懸一板有人過敲板一下頭云你過那邊  
遂從蘆葦間舞棹而出雪峰歸嶺南住庵這僧  
亦是久參底人雪峰見來以手托庵門放身出



云是甚麼如今有底恁麼問着便去他語下咬嚼這僧亦怪也只向他道是甚麼峰低頭歸庵往往喚作無語會去也這僧便摸索不着有底道雪峰被這僧一問直得無語歸庵殊不知雪峰意有毒害處雪峰雖得便宜爭奈藏身露影這僧後辭雪峰持此公案令巖頭判既到彼巖頭問甚麼處來僧云嶺南來頭云曾到雪峰麼若要見雪峰只此一問也好急着眼看僧云曾到頭云有何言句此語亦不空過這僧不曉只

管逐他語脉轉頭云他道甚麼僧云他低頭無語歸庵這僧殊不知巖頭著草鞋在他肚皮裏行幾回了也巖頭云噫我當初悔不向他道末後句若向他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巖頭也是扶強不扶弱這僧依舊黑漫漫地不分緇素懷一肚皮疑真箇道雪峰不會至夏末再舉前話請益巖頭頭云何不早問這老漢計較生也僧云未敢容易頭云雪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只這是巖頭太煞不惜眉



毛諸人畢竟作麼生會雪峰在德山會下作飯頭一日齋晚德山托鉢下至法堂峰云鐘未鳴鼓未響這老漢托鉢向甚麼處去山無語低頭歸方丈雪峰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山聞令侍者喚至方丈問云汝不肯老僧那頭密啓其語山至來日上堂與尋常不同頭於僧堂前撫掌大笑云且喜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他何雖然如是只得三年此案中如雪峰見德山無語將謂得便宜殊不知

着賊了也蓋爲他曾着賊來後來亦解做賊所以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有者道巖頭勝雪峰則錯會了也巖頭常用此機示衆云明眼漢沒窠臼却物爲上逐物爲下這末後句設使親見祖師來也理會不得德山齋晚老子自捧鉢下法堂去巖頭道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雪竇拈云曾聞說箇獨眼龍元來只具一隻眼殊不知德山是箇無齒大蟲若不是巖頭識破爭知得昨日與今日不同諸人要會末後句麼



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自古及今，公案萬別，千差如荆棘林，相似你若透得去，天下人不奈何。三世諸佛立在下風，你若透不得巖頭道，雪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只這一句自然有出身處，雪竇頌云：

末後句已，在言前將謂真箇覷着，則曉為君

說，舌頭落也說不着，有頭無尾，有尾無頭，明

暗雙雙底時節，葛藤老漢如牛，無角似虎，有

角彼此是恁麼，同條生也共相知，是何種族

彼此沒交涉，君向蕭湘，我向秦，不同條死還

殊絕，拄杖子在我手裏，爭怪得山僧你鼻孔

為什麼，在別人手裏，還殊絕，還要動大棒麼，有

什麼摸索處，黃頭碧眼須甄別，盡大地人亡

鋒，結舌我也，恁麼他人却不恁麼，只許老胡

未知不許老胡會，南北東西歸去來，收脚跟下

猶帶五色線，在乞你一條，拄杖子，夜深同看

千巖雪，猶較半月程，從他大地雪漫漫，填溝

塞壑無人會也，只是箇瞎漢還識得，末後句



麼便打

末後句爲君說雪竇頌此末後句他意極有落  
草相爲頌則煞頌只頌毛彩些子若要透見也  
未<sub>レ</sub>在更敢開大口便道明暗雙雙底時節與你  
開一綫路亦與你一句打殺了也末後更與你  
注解只如招慶一日問羅山云巖頭道麼麼恁  
麼不恁麼不恁麼意旨如何羅山召云大師師  
應諾山云雙明亦雙暗慶禮謝而去三日後又  
問前日蒙和尚垂慈只是看不破山云盡情向

你道了也慶云和尚是把火行山云若恁麼據  
大師疑慮問將來慶云如何是雙明亦雙暗山  
云同生亦同死慶當時禮謝而去後有僧問招  
慶同生亦同死時如何慶云合取狗口僧云大  
師收取口喫飯其僧却來問羅山云同生不同  
死時如何山云如牛無角僧云同生亦同死時  
如何山云如虎戴角末後句正是這箇道理羅  
山會下有僧便用這箇意致問招慶慶云彼此  
皆知何故我若東勝身洲道一句西瞿耶尼洲



也知天上道一句人間也知心心相知眼眼相照同條生也則猶易見不同條死也還殊絕釋迦達磨也摸索不着南北東西歸去來有些子好境界夜深同看千巖雪且道是雙明雙暗是同條生是同條死具眼衲僧試甄別看

舉僧問趙州久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畧約

也有入來將虎鬚也是衲僧本分事州云汝

只見畧約且不見石橋慣得其便這老漢賣

身去也僧云如何是石橋上鈎來也果然州

云渡驢渡馬一網打就直得盡大地人無出

氣處一死更不再活

趙州有石橋蓋李膺造也至今天下有名畧約者即是獨木橋也其僧故意減他威光問他道久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畧約趙州便道汝只見畧約且不見石橋據他問處也只是平常說話相似趙州用去鈎他這僧果然上鈎隨後便問如何是石橋州云渡驢渡馬不妨言中自有出身處趙州不似臨濟德山行奉行喝他只以



言句殺活這公安好好看來只是尋常鬪機鋒相似雖然如是也不妨難湊泊一日與首座看石橋州乃問首座是什麼人造座云李膺造州云造時向什麼處下手座無對州云尋常說石橋問着下手處也不知又一日州掃地次僧問和尚是善知識為什麼有塵州云外來底又問清淨伽藍為什麼有塵州云又有一點也又僧問如何是道州云墻外底僧云不問這箇道問大道州云大道透長安趙州偏用此機他到平

實安穩處為人更不傷鋒犯手自然孤峻用得此機甚妙雪竇頌云

孤危不立道方高須是到這田地始得言猶

在耳還他本分草料入海還須釣巨鰲坐斷

要津不通凡聖蝦蟇螺蚌不足問大丈夫漢

不可兩兩三三堪笑同時灌溪老也有恁麼

人曾恁麼來也有恁麼用機關底手脚解云

劈箭亦徒勞猶較半月程似則似是則未是

孤危不立道方高雪竇頌趙州尋常為人處不



立玄妙不立孤危不似諸方道打破虛空擊碎  
須彌海底生塵須彌鼓浪方稱他祖師之道所  
以雪竇道孤危不立道方高壁立萬仞顯佛法  
奇特靈明雖然孤危峭峻不如不立孤危但平  
常自然轉轉地不立而自立不高而自高機  
出孤危方見玄妙所以雪竇云入海還須釣巨  
鰲着他具眼宗師等閑垂一語用一機不釣鰲  
蜺螺蚌直釣巨鰲也不妨是作家此一句用顯  
前面公案堪笑同時灌溪老不見僧問灌溪又

灌溪及乎到來只見箇漚麻池溪云汝只見  
漚麻池且不見灌溪僧云如何是灌溪溪云劈  
箭急又僧問黃龍又響黃龍及乎到來只見箇  
赤斑蛇龍云子只見赤斑蛇且不見黃龍僧云  
如何是黃龍龍云拖拖地僧云忽遇金翅鳥來  
時如何龍云性命難存僧云恁麼則遭他食噉  
去也龍云謝子供養此總是立孤危是則也是  
不免費力終不如趙州尋常用底所以雪竇道  
解云劈箭亦徒勞只如灌溪黃龍卽且置趙州



云渡驢渡馬又作麼生會試辨看

垂示云徧界不藏全機獨露觸途無滯着着有  
出身之機句下無私頭頭有殺人之意且道古  
人畢竟向什麼處休歇試舉看

舉馬大師與百丈行次見野鴨子飛過兩箇

落草漢草裏輓慕頰作什麼大師云是什麼

和尚合知這老漢鼻孔也不知丈云野鴨子

鼻孔已在別人手裏只管供款第二一杓惡水

更毒大師云什麼處去也前箭猶輕後箭深

第二一回啗啄也合自知丈云飛過去也只管

隨他後轉當面蹉過大師遂扭百丈鼻頭父

毋所生鼻孔却在別人手裏振轉斧頭裂裂轉

鼻孔來也丈作忍痛聲只在這裏還喚作野

鴨子得麼還識痛痒麼大師云何曾飛去莫

瞞入好這老漢元來只在鬼窟裏作活計

正眼觀來却是百丈具正因馬大師無風起浪

諸人要與佛祖為師參取百丈要自救不了參

取馬祖大師看他古人二六時中未嘗不在箇



裏百丈卅歲離塵三學該練屬大寂闡化南昌  
乃傾心依附二十年爲侍者及至再參於喝下  
方始大悟而今有者道本無悟處作箇悟門建  
立此事若恁麼見解如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  
肉不見古人道源不深者流不長智不大者見  
不遠若用作建立會佛法豈到如今看他馬大  
師與百丈行次見野鴨子飛過大師豈不知是  
野鴨子爲什麼却恁麼問且道他意落在什麼  
處百丈只管隨他後走馬祖遂扭他鼻孔丈作

忍痛聲馬祖云何曾飛去百丈便省而今有底  
錯會纔問着便作忍痛聲且喜跳不出宗師家  
爲人須爲教徹見他不會不免傷鋒犯手只要  
教他明此事所以道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  
諦流布馬祖當時若不扭住只成世諦流布也  
須是逢境遇緣宛轉教歸自己十二時中無空  
缺處謂之性地明白若只依草附木認箇驢前  
馬後有何用處看他馬祖百丈恁麼用雖似昭  
昭靈靈却不住在昭昭靈靈處百丈作忍痛聲



若恁麼見去徧界不藏頭頭成現所以道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馬祖次日陞堂衆纔集百丈出卷却拜蓆馬祖便下座歸方丈次問百丈我適來上堂未曾說法你爲什麼便卷却蓆丈云昨日被和尚扭得鼻孔痛祖云你昨日向甚處留心丈云今日鼻頭又不痛也祖云你深知今日事丈乃作禮却歸侍者寮哭同事侍者問云你哭作什麼丈云你去問取和尚侍者遂去問馬祖祖云你去問取他看侍者却歸寮問百

丈丈却呵呵大笑侍者云你適來哭而今爲什麼却笑丈云我適來哭如今却笑看他悟後阿鞞鞞地羅籠不住自然玲瓏雪竇頌云

野鴨子成群作隊又有一隻知何許用作什

麼如麻似粟馬祖見來相共語打葛藤有什

麼了期說箇什麼獨有馬祖識箇俊底話盡

山雲海月情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知他

打葛藤多少依前不會還飛去因莫道他不

會言飛過什麼處去欲飛去鼻孔在別人手



裏已<sub>レ</sub>是與他<sub>レ</sub>下注脚了也却<sub>レ</sub>把住<sub>レ</sub>老婆心切  
更道<sub>レ</sub>什麼<sub>レ</sub>道道<sub>レ</sub>什麼<sub>レ</sub>道不可<sub>レ</sub>也教<sub>レ</sub>山僧<sub>レ</sub>道不  
可<sub>レ</sub>作野鴨子<sub>レ</sub>叫<sub>レ</sub>蒼天蒼天脚<sub>レ</sub>下好與<sub>レ</sub>二十  
棒不知<sub>レ</sub>向<sub>レ</sub>什麼<sub>レ</sub>處去

雪竇劈頭便頌道野鴨子知何許且道有多少  
馬祖見來相共語此頌馬祖問百丈云是什麼  
丈云野鴨子話盡山雲海月情頌再問百丈什  
麼處去馬大師爲他意旨自然脫體百丈依前  
不會却道飛過去也兩重蹉過欲飛去却把住

雪竇據款結案又云道道此是雪竇轉身處且  
道作麼生道若作忍痛聲則錯若不作忍痛聲  
又作麼生會雪竇雖然頌得甚妙爭奈也跳不  
出

垂示云透出生死揆轉機關等閑截鐵斬釘隨  
處蓋天蓋地且道是什麼人行履處試舉着

舉雲門問僧近離甚處不可<sub>レ</sub>也道西禪探竿  
影草不可<sub>レ</sub>道東西南北僧云西禪果然可<sub>レ</sub>煞  
實頭當時好與本分草料門云西禪近日有



何言句欲舉恐驚和尚深辨來風也似和尚

翻似寐語僧展兩手敗闕了也勾賊破家不

妨令人疑著門打一掌據令而行好打快鞭

難逢僧云某甲話在你待要翻款那却似有

攬旗奪鼓底手脚門却展兩手豈駕與青龍

不解騎僧無語可惜門便打不可過放此棒

合是雲門喫何故當斷不斷返招其亂關黎

合喫多少放過一著若不放過合作麼生

雲門問這僧近離甚處僧云西禪這箇是當面

話如閃電相似門云近日有何言句也只是平

常說話這僧也不妨是箇作家却到去驗雲門

便展兩手若是尋常人遭此一驗便見手忙脚

亂他雲門有石火電光之機便打一掌僧云打

即故是爭奈某甲話在這僧有轉身處所以雲

門放開却展兩手其僧無語門便打看他雲門

自是作家行一步知一步落處會瞻前亦解顧

後不失蹤由這僧只解瞻前不能顧後頌云

虎頭虎尾一時收殺人力活人劍須是這僧



始得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凜凜威風四百州

坐斷天下人舌頭蓋天蓋地却問不知何太

險不可言柳暗樵雪竇元來未知在闍黎相

次着也師云放過一着若不放過又作麼生

盡天下人一時落節擊禪床一下

雪竇頌得此語極易會大意只頌雲門機鋒所

以道虎頭虎尾一時收古人云據虎頭收虎尾

第一句下明宗旨雪竇只據款結案愛雲門會

據虎頭又能收虎尾僧展兩手門便打是據虎

頭雲門展兩手僧無語門又打是收虎尾頭尾

齊收眼似流星自然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直得

凜凜威風四百州直得盡大地世界風颯颯地

却問不知何太險不妨有險處雪竇云放過一

着且道如今不放過時又作麼生盡大地人總

須喫棒如今禪和子總道等他展手時也還他

本分草料似則也似是則未是雲門不可只恁

麼教你休也須別有事在

垂示云穩密全真當頭取證涉流轉物直下承



當向擊石火閃電光中坐斷諸訛於據虎頭收  
虎尾壁立千仞則且置放一線道還有為人處  
也無試舉看

舉道吾與漸源至一家弔慰源拍棺云生邪

死邪道什麼好不惺惺這漢猶在兩頭吾云

生也不道死也不道龍吟霧起虎嘯風生買

帽相頭老婆心切源云為什麼不道嗟過了

也果然錯會吾云不道不道惡水驀頭澆前

箭猶輕後箭深回至中路太惺惺源云和尚

快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却較此二子

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似這般不啣留漢

入地獄如箭吾云打即任打道即不道再三

須重事就身打劫這老漢滿身泥水初心不

改源便打好打且道打他作什麼屈棒元來

有人喫在後道吾遷化源至石霜舉似前話

知而故犯不知是不是是則也大奇霜云生

也不道死也不道可煞新鮮這般茶飯却元

來有人喫源云為什麼不道語雖一般意無



兩種且道與前來問是同是別霜云不道不

道天上天下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

陸沉源於言下有省瞻漢且莫瞞山僧好源

一日將鋤子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

也是死中得活好與先師出氣莫問他且看

這漢一場懣懣霜云作什麼隨後婁敷也源

云覓先師靈骨喪車背後拋藥袋悔不愼當

初你道什麼霜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什

麼先師靈骨也須還他作家始得成羣作隊

作什麼雪竇着語云蒼天蒼天太遲生賊過

後張弓好與一坑埋却源云正好着力且道

落在什麼處先師曾向你道什麼這漢從頭

到尾直至如今出身不得太原李云先師靈

骨猶在大衆見麼閃電相似是什麼破草鞋

猶較些子

道吾與漸源至一家弔慰源拍棺木云生邪死

邪若向句下便入得言下便知歸只這便是透

脫生死底關鍵其或未然徃徃當頭蹉過看他



古人行住坐卧不妨以此事爲念纔至人家弔  
慰漸源便拍棺問道吾云生邪死邪道吾不移  
易一絲毫對他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漸源當  
面蹉過逐他語句走更云爲什麼不道吾云不  
道不道吾可謂赤心片片將錯就錯源猶自不  
惺惺回至中路又云和尚快與某甲道若不道  
打和尚去也這漢識什麼好惡所謂好心不得  
好報道吾依舊老婆心切更向他道打卽任打  
道卽不道源便打雖然如是却是他贏得一籌

道吾恁麼血滴滴地爲他漸源得恁麼不瞥地  
道吾旣被他打遂向漸源云汝且去恐院中知  
事探得與你作禍密遣漸源出去道吾忒煞傷  
慈源後來至一小院聞行者誦觀音經云應以  
比丘身得度者卽現比丘身而爲說法忽然大  
悟云我當時錯怪先師爭知此事不在言句上  
古人道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有底情解道  
道吾云不道不道便是道了也喚作打背翻筋  
斗教人摸索不着若恁麼會作麼生得平穩去



若腳踏實地不隔一絲毫不見七賢女遊屍陀  
林遂指屍問云屍在這裏人在什麼處大姊云  
作麼作麼一衆齊證無生法忍且道有幾個千  
個萬個只是一個漸源後到石霜舉前話石霜  
依前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爲什麼不道  
霜云不道不道他便悟去一日將鋏子於法堂  
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意欲呈已見解霜果問  
云作什麼源云覓先師靈骨霜便截斷他脚跟  
云我這裏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什麼先師靈

骨他既是覓先師靈骨石霜爲什麼却恁麼道  
到這裏若於生也不道死也不道處言下薦得  
方知自始至終全機受用你若作道理擬議尋  
思直是難見漸源云正好着力看他悟後道得  
自然竒特道吾一片頂骨如金色擊時作銅聲  
雪竇着語云蒼天蒼天其意落在兩邊太原孚  
云先師靈骨猶在自然道得穩當這一落索一  
時拈向一邊且道作麼生是省要處作麼生是  
着力處不見道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若向



不道不道處透得去便乃坐斷天下人舌頭若  
透不得也須是自參自悟不可容易過日可惜  
許時光雪竇頌云

兔馬有角

斬可煞奇特可煞新鮮牛羊無角

斬成什麼模樣瞞別人即得絕毫絕毫

天下惟我獨尊你向什麼處摸索如山如嶽

在什麼處平地起波瀾禪着你鼻孔黃金靈

骨今猶在

截却舌頭塞却咽喉拈向一邊只

恐無人識得伊白浪滔天何處着放過一着

脚跟下踏過眼裏耳裏着不得無處着果然

却較些子果然沒溺深坑隻履西歸曾失却

祖禰不累及兒孫打云爲什麼却在這裏

雪竇偏會下注脚他是雲門下兒孫凡一句中  
具三句底鉗鎚向難道處道破向撥不開處撥  
開去他緊要處頌出直道兔馬有角牛羊無角  
且道兔馬爲什麼有角牛羊爲什麼却無角若  
透得前話始知雪竇有爲人處有者錯會道不  
道便是道無句是有句兔馬無角却云有角牛



羊有角却云無角且得沒交涉殊不知古人千  
變萬化現如此神通只爲打破你這精靈鬼窟  
若透得去不消一箇了字免馬有角牛羊無角  
絕毫絕釐如山如嶽這四句似摩尼寶珠一顆  
相似雪竇渾淪地吐在你面前了也未後皆是  
據款結案黃金靈骨今猶在白浪滔天何處着  
此頌石霜與太原孚語爲什麼無處着隻履西  
歸曾失却靈龜曳尾此是雪竇轉身爲人處古  
人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既是失却他一火爲

什麼却競頭爭

垂示云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祖師不  
曾西來未嘗以心傳授自是時人不了向外馳  
求殊不知自己脚跟下一段大事因緣千聖亦  
摸索不着只如今見不見聞不聞說不說知不  
知從什麼處得來若未能洞達且向葛藤窟裏  
會取試舉看

舉良禪客問欽山一鑊破三關時如何

驗不

妨奇特不妨是箇猛將山云放出關中主看



五才上卷第六  
三十一

劈面來也也要大家知主山高按山低良云

恁麼則知過必改見機而作已落第二頭山

云更待何時有擒有縱風行草偃良云好箭

放不着所在便出果然擬待翻款那第二棒

打人不痛山云且來闍黎呼則易遣則難喚

得回頭堪作什麼良回首果然把不住中也

山把住云一鏃破三關即且止試與欽山發

箭看虎口裏橫身逆水之波見義不為無勇

也良擬議果然摸索不着打云可惜許山打

七棒云且聽這漢疑三十年令合恁麼有始

且有終頭正尾正這箇棒合是欽山喫

良禪客也不妨是一員戰將向欽山手裏左盤

右轉墜鞭閃靛末後可惜許弓折箭盡雖然如

是李將軍自有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這箇

公案一出入一擒一縱當機覲面提覲面當

機疾都不落有無得失謂之玄機稍虧些子力

量便有顛蹶這僧亦是箇英靈底衲子致箇問

端不妨驚羣欽山是作家宗師便知他問頭落

唐詩集卷之六  
三十一



處鏃者箭鏃也。一箭射透三關時如何。欽山意道你射透得則且置。試放出關中主看。良云恁麼則知過必改也不妨奇特。欽山云更待何時看他恁麼祇對欽山所問更無些子空缺處。後頭良禪客却道好箭放不着所在。拂袖便出。欽山纔見他恁麼道便喚云且來闍黎。良禪客果然把不住便回首。欽山擒住云一鏃破三關則且止。試與欽山發箭看。良擬議。欽山便打七棒。更隨後與他念一道呪云且聽這漢疑三十年。

如今禪和子盡道爲什麼不打八下又不打六下。只打七下。不然等他問道試與欽山發箭看便打似則也似是則未是在這箇公案須是胸襟裏不懷些子道理計較超出語言之外方能有一句下破三關及有放箭處若存是之與非卒摸索不着當時這僧若是個漢。欽山也大噉他既不能行此令不免倒行且道關中主畢竟是什麼人看雪竇頌云

與君放出關中主

中也當頭蹉過退後退後



放箭之徒莫莽鹵一死不再活大誦訛過了

取箇眼兮耳必聾左眼半斤放過一着左邊

不前右邊不後捨箇耳兮目雙瞽右眼八兩

只得一路進前則墮坑落壘退後則猛虎銜

脚可憐一鏃破三關全機恁麼來時如何道

什麼破也墮也的的分明箭後路死漢咄打

云還見麼君不見癩兒牽伴打葛藤去也玄

少有言兮那箇不是玄沙大丈夫先天為心

祖句截流萬機寢削鼻孔在我手裏未有

天地世界已前在什麼處安身立命

此頌數句取歸宗頌中語歸宗昔日因作此頌

號曰歸宗宗門中謂之宗旨之說後來同安聞

之云良公善能發箭要且不解中的有僧便問

如何得中的安云關中主是什麼人後有僧舉

似欽山山云良公若恁麼也未免得欽山口雖

然如是同安不是好心雪竇道與君放出關中

主開眼也着合眼也着有形無形盡斬為三段

放箭之徒莫莽鹵若善能放箭則不莽鹵若不



善放則莽鹵可知取箇眼兮耳必聾捨箇耳兮  
目雙瞽且道取箇眼爲什麼却耳聾捨箇耳爲  
什麼却雙瞽此語無取捨方能透得若有取捨  
則難見可憐一鏃破三關的分明箭後路良  
禪客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欽山云放出關中  
主看乃至末後同安公案盡是箭後路畢竟作  
麼生君不見玄沙有言兮大丈夫先天爲心祖  
尋常以心爲祖宗極則這裏爲什麼却於天地  
未生已前猶爲此心之祖若識破這箇時節方

識得關中主的的分明箭後路若要中的箭後  
分明有路且道作麼生是箭後路也須是自着  
精彩始得大丈夫先天爲心祖玄沙常以此語  
示衆此乃是歸宗有此頌雪竇誤用爲玄沙語  
如今參學者若以此心爲祖宗參到彌勒佛下  
生也未會在若是大丈夫漢心猶是兒孫天地  
未分已是第二頭且道正當恁麼時作麼生是  
先天地



了自已元來是鐵壁銀山或有人問且作麼生  
但向他道若向箇裏露得一機看得一境坐斷  
要津不通凡聖未爲分外苟或未然看取古人  
樣子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

擇揀這鐵蒺藜多少人吞不得大有人疑着

在蒲口含霜州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平地

上起骨堆衲僧鼻孔一時穿却金剛鑄鐵券

僧云此猶是揀擇果然隨他轉了也撥着這

老漢州云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山高石裂

僧無語放你三十棒直得目瞪口呆

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三祖信心銘劈  
頭便道這兩句有多少人錯會何故至道本無  
難亦無不難只是唯嫌揀擇若恁麼會一萬年  
也未夢見在趙州常以此語問人這僧將此語  
倒去問他若向語上覓此僧却驚天動地若不  
在語句上又且如何更參三十年這箇些子關  
楸子須是轉得始解捋虎鬚也須是本分手段



始得這僧也不顧危亡敢將虎鬚便道此猶是  
揀擇趙州劈口便塞道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  
若問着別底便見脚忙手亂爭奈這老漢是作  
家向動不得處動向轉不得處轉你若透得一  
切惡毒言句乃至千差萬狀世間戲論皆是醜  
翻上味若到着實處方見趙州赤心片片田庫  
奴乃福唐人鄉語罵人似無意智相似這僧道  
此猶是揀擇趙州道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宗  
師眼目須至恁麼如金翅鳥擘海直取龍吞雪

寶頌云

似海之深是什麼度量淵源難測也未得一

來半在如山之固什麼人撼得猶在半途蚊蟲

弄空裏猛風也有恁麼底果然不料力可煞

不自量不螻蟻撼於鐵柱同坑無異土且得沒

交涉交涉閣黎與他同參揀分擇分擔水河頭賣

道什麼趙州來也當軒布鼓已在言前一坑

埋却如麻似粟打云塞却你咽喉且上更入

雪竇注兩句云似海之深如山之固僧云此猶



是揀擇雪竇道這僧一似蚊蟲弄空裏猛風螻  
蟻撼於鐵柱雪竇賞他膽大何故此是上頭人  
用底他敢恁麼道趙州亦不放他便云田庫奴  
什麼處是揀擇豈不是猛風鐵柱揀今擇今當  
軒布鼓雪竇末後提起教活若識得明白十分  
你自將來了也何故不見道欲得親切莫將問  
來問是故當軒布鼓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  
窟否兩重公案也是疑人處踏著秤鎚硬似

鐵猶有這箇在莫以已妨人州云曾有人問  
我直得五年分踈不下面赤不如語直胡孫

喫毛蟲蚊子咬鐵牛

趙州平生不行棒喝用得過於棒喝這僧問得  
來也甚竒怪若不是趙州也難答伊蓋趙州是  
作家只向伊道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踈不  
下問處壁立千仞答處亦不輕他只恁麼會直  
是當頭若不會且莫作道理計較不見投子宗  
道者在雪竇會下作書記雪竇令參至道無難



唯嫌揀擇於此有省一日雪竇問他至道無難  
唯嫌揀擇意作麼生宗云畜生畜生後隱居投  
子凡去住持將袈裟裹草鞋與經文僧問如何  
是道者家風宗云袈裟裹草鞋僧云未審意旨  
如何宗云赤脚下銅城所以道獻佛不在香多  
若透得脫去縱奪在我既是一問一答歷歷現  
成爲什麼趙州却道分疎不下且道是時人窠  
窟否趙州在窠窟裏答他在窠窟外答他須知  
此事不在言句上或有箇漢徹骨徹髓信得及

去如龍得水似虎靠山頌云

象王嘯呻

富貴中之富貴誰人不慄然好箇

消息獅子哮吼

作家中作家百獸腦裂好箇

入路無味之談

相罵饒你接嘴鐵板子相似

有什麼咬嚼處分疎不下五年強一葉舟中

載大唐渺渺兀然波浪起誰知別有好思量

塞斷人口

相嚼饒你潑水喫闍黎道甚麼南

北東西

有麼有麼天上天下蒼天蒼天鳥飛

兔走

自古自今一時活埋



趙州道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踈不下似象  
王嘖呻獅子哮吼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南北東  
西烏飛兔走雪竇若無未後句何處更有雪竇  
來既是烏飛兔走且道趙州雪竇山僧畢竟落  
在什麼處  
垂示云該天括地越聖超凡百草頭上指出湟  
槃妙心干戈叢裏點定衲僧命脉且道承箇什  
麼人恩力便得恁麼試舉看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再運前來

道什麼三重公案纔有語言是揀擇滿口念

和尚如何為人揀着這老漢因州云何不

引盡這語賊是小人智過君子白拈賊騎賊

馬越賊僧云某甲只念到這裏兩箇弄泥團

漢逢着箇賊梁根難敵手州云只這至道無

難唯嫌揀擇畢竟由這老漢被他換却眼睛

捉敗了也

趙州道只這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擊石火似  
閃電光擒縱殺活得恁麼自在諸方皆謂趙州



有逸群之辯趙州尋常示衆有此一篇云至道  
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  
不在明白裏是汝等還護惜也無時有僧問云  
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州云我亦不知僧  
云和尚既不知爲什麼道不在明白裏州云問  
事卽得禮拜了退後來這僧只拈他鱗鱗處去  
問他問得也不妨奇特爭奈只是心行若是別  
人奈何他不得爭奈趙州是作家便道何不引  
盡這語這僧也會轉身吐氣便道某甲只念到

這裏一似安排相似趙州隨聲拈起便答不須  
計較古人謂之相續也大難他辨龍蛇別休咎  
還他本分作家趙州換却這僧眼睛不犯鋒鏑  
不着計較自然恰好你喚作有句也不得喚作  
無句也不得喚作不有不無句也不得離四句  
絕百非何故若論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急  
着眼看方見若或擬議躊躇不免喪身失命雪  
竇頌云

水灑不着

說什麼太深遠生有什麼共語處



風吹不入

如虛空相似硬剝剝地望空工啓告

虎步龍行

他家得自在不妨奇特鬼號神泣

大衆掩耳草偃風行闍黎莫是與他同參頭

長三尺知是誰

怪底物何方聖者見麼見麼

相對無言獨足立

咄縮頭去放過一着山魈

放過即不可便打

水灑不着風吹不入虎步龍行鬼號神泣無你

暗啄處此四句頌趙州答話大似龍馳虎驟這

僧只得一場懡羅非但這僧直得鬼也號神也

沈風行草偃相似末後兩句可謂一子親得頭

長三尺知是誰相對無言獨足立不見僧問古

德如何是佛古德云頭長三尺頸長二寸雪竇

引用未審諸人還識麼山僧也不識雪竇一時

脫體畫却趙州真箇在裏了也諸人須子細着

眼看

垂示云諸佛衆生本來無異山河自己寧有等

差爲什麼却渾成兩邊去也若能撥轉話頭坐

斷要津放過即不可若不放過盡大地不消一



捏且作麼生是撥轉話頭處試舉看

舉雲門以拄杖示衆云點化在臨時殺人刀

活人劍換却你眼睛了也拄杖子化爲龍何

用周遮用化作什麼吞却乾坤了也天下衲

僧性命不存還碍着咽喉麼闍黎向什麼處

安身立命山河大地甚處得來十方無壁落

四面亦無門東西南北四維上下爭奈這箇

何

只如雲門道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

河大地甚處得來若道有則瞎若道無則死還

見雲門爲人處麼還我拄杖子來如今人不會

他雲門獨露處却道卽色明心附物顯理且如

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不可不知此議論何

故更用拈花迦葉微笑這老漢便搯胡道吾有

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大迦葉更何必

單傳心印諸人既是祖師門下客還明得單傳

底心麼胸中若有一物山河大地縱然現前胸

中若無一物外則了無絲毫說什麼理與智冥



境與神會何故一會一切會一明一切明長沙  
道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  
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忽若打破陰界身  
心一如身外無餘猶未得一半在說什麼卽色  
明心附物顯理古人道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且  
道是那箇一塵若識得這一塵便識得拄杖子  
纔拈起拄杖子便見縱橫妙用恁麼說話早是  
葛藤了也何況更化爲龍慶藏主云五千四十  
八卷還會有恁麼說話麼雲門每向拄杖處拈

撥全機大用活潑潑地爲人芭蕉示衆云衲僧  
巴鼻盡在拄杖頭上永嘉亦云不是標形虛事  
禱如來寶杖親蹤跡如來昔於然燈佛時布髮  
掩泥以待彼佛然燈曰此處當建梵刹時有一  
天子遂標一莖草云建梵刹竟諸人且道這箇  
消息從那裏得來祖師道棒頭取證喝下承當  
且道承當箇什麼忽有人問如何是拄杖子莫  
是打筋斗麼莫是撫掌一下麼總是弄精魂且  
喜沒交涉雪竇頌云



拄杖子吞乾坤道什麼只用打狗徒說桃花

浪奔撥開向上一竅千聖齊立下風也不在

拏雲攫霧處說得千徧萬徧不如手脚羅籠

一徧燒尾者不在拏雲攫霧左之右之老僧

只管看也只是一箇乾柴片曝腮者何必喪

膽亡魂人人氣宇如王自是你千里萬里爭

柰悚然拈了也謝慈悲老婆心切聞不聞不

免落草用聞作什麼直須灑灑落落殘羹餽

飯乾坤大地甚處得來休更紛紛紅舉

者先犯相次到你頭上打云放過則不可七

十二棒且輕恕山僧不曾行此令據令而行

賴值得山僧一百五十難放君正令當行豈

可只恁麼了直饒朝打二千暮打八百堪作

什麼師驀拈拄杖下座大眾一時走散雪竇

龍頭蛇尾作什麼

雲門委曲為人雪竇截徑為人所以撥却化爲

龍不消恁麼道只是拄杖子吞乾坤雪竇大意

免人情解更道徒說桃花浪奔更不必化爲龍



也蓋禹門有三級浪每至三月桃花浪漲魚能  
逆水而躍過浪者卽化爲龍雪竇道縱化爲龍  
亦是徒說燒尾者不在拏雲攫霧魚過禹門自  
有天火燒其尾拏雲攫霧而去雪竇意道縱化  
爲龍亦不在拏雲攫霧也曝腮者何必喪膽亡  
魂清涼疏序云積行菩薩尚乃曝腮於龍門太  
意明華嚴境界非小德小智之所造詣猶如魚  
過龍門透不過者點額而回困於死水沙磧中  
曝其腮也雪竇意道旣點額而回必喪膽亡魂

枯了也聞不聞重下注脚一時與你掃蕩了也  
諸人直須灑灑落落去休更紛紛紜紜你若更  
紛紛紜紜失却拄杖子了也七十二棒且輕恕  
雪竇爲你捨重從輕古人道七十二棒翻成一  
百五十如今人錯會却只算數目合是七十五  
棒爲什麼却只七十二棒殊不知古人意在言  
外所以道此事不在言句中免後人去穿鑿雪  
竇所以引用直饒真箇灑灑落落正好與你七  
十二棒猶是輕恕直饒總不如此一百五十難



放君一時頌了也却更拈拄杖重重相為雖然  
恁麼也無一箇皮下有血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六

浙江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貫刻此  
碧岩集卷第六計字一萬二千五百七十七個  
該銀九兩二錢六分二厘  
順治十年六月 日般若堂識

碧巖集卷第六校譌

初紙 九行什麼和本作甚麼十行什麼和本作  
甚麼十一行什麼和本作甚麼元本同今  
本 第八紙 二行再治下和本並元  
明和本並元 第十四紙 十一行翻似和本並元  
本作靈驗 第十五紙 二行到去和本  
和本作快便 第二十紙 七  
元本同今本 第二十七紙 二行口喏下和本並  
紙 八行邪下和本有吾曰生也不  
道死也不道十字元本同今本  
行舌頭和本 第三十二紙 八行頌云下和本並  
作千頭非也 第三十五紙 九行頌云下和本並  
舍六 第三十五紙 九行頌云下和本並  
字 進也十 第三十五紙 元本有禱音馳三字  
三字







